

日寇火烧南桥镇“第一楼”亲历记

张瑞华

1938年9月18日(农历闰七月廿五日)。天刚蒙蒙亮，突然从闵行驶来了几艘满载凶恶的日本侵略军“乒乓”船。在南桥镇北首三里桥(今江海镇张翁庙村)附近登岸后，杀气腾腾，开枪开炮(掷弹筒)，从西街扑入南桥镇。最先发现的民众边跑边喊：“东洋人来了！快逃呀！”那年，我才15周岁，当起床后走到十字街时，听到北首枪炮声密集，街上民众正往乡下奔逃，陷入一片混乱。刚开门营业的店铺重新打烊后纷纷逃离。当时，我全家均躲避在西街鞠寿生家中(今新华书店址)。伏在地上，忽然“轰”的一声巨响，一枚炮弹在相距仅十几米处落地爆炸，炮弹引信头掉在后客堂的一只竹椅子上，我全家惊恐万状，我父亲缪鹿鸣急忙将该炮弹引信头丢入水井。

那日，日本侵略军冲到十字街后，立即纵火焚烧了“第一楼”茶馆。这“第一楼”茶馆系国民党水上警视厅厅长沈梦莲(又名沈小妹)的养母人称雌老虎金老太所开设。座落于十字街东南角(今余庆水果店址)，上下三房，规模很大，共有二十一间房屋，计25平方米。其中底房九间，除大部分作为茶馆外，将其中一部分分别租给张长生开设镶牙齿店，浙江人周姓开设“铁笔仙”刻字店和印刷店，丹阳人伯林开设馒头店，以及大毛、小毛开设麦面坊，第二层九间除其中一半作为茶馆外，将另外一半开设“长康大旅店”，第三层三间，作为搓麻将聚赌的地方，并于抗战初期曾一度作为防空警哨，上面挂了一只大钟，每逢敌机飞临南桥镇上空时，就“当当”地敲响，使民众疏散隐蔽。

日本侵略军纵火焚烧“第一楼”之后，大火迅即殃及我父亲所开设的恒昌水果店和左邻右舍的德兴南货号、泰山堂国药店，刘合兴剪刀店、裕源泰酱园、李和尚豆腐店、陈恒兴铁铺店和陆生官鞋子店等10多处，共116间房屋，计合900平方米，上述这些房屋均为大火吞噬顷刻化为灰烬。当时，我全家站在鞠家后庭院中，清楚地看到十字街大火熊熊，浓烟滚滚，直冲

云霄，在方圆几里内均能看到。日本侵略军放了火，又杀了人，东街“鸿运楼”茶馆店老板顾金生（俗称麻子金生）等4人惨遭杀害。

经过这场浩劫，往昔热闹的十字街已面目全非。成为一片焦土，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蒙受了严重破坏。尽管岁月已经流逝了57个年头，但当时情况至今历历在目，久久难忘。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这段历史，历史本身就是生动的教科书，现在重温历史，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近几年来在日本国内法西斯阴魂并没有消散，仍在抬头，因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不能忘记在50年前那场侵略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决不容许让历史悲剧重演。

抗日志士王子隆

王建新

1937年11月5日（阴历十月初三）凌晨3时，日军在奉贤一带海面集结了大量舰艇，企图强行登陆，其中一艘登陆艇上50多名日本兵上岸侦察探路。这时雾大天又黑，能见度极低，朱家村渔民徐志文、徐阿木等5人准备出海捕鱼，却与这批日寇遭遇仅二、三步之遥，只听见“叽哩咕噜”的声音。他们一见不好，立即向西奔跑，日本兵开枪射击，徐阿木被打死，其余4人被捕充当“脚夫”。正在海滩上收鱼钩子的朱士林兄弟俩听见枪声，拔脚向东奔回村里，将日寇登陆的消息告诉村民。

当时朱家村一带有张发奎第八集团军的王子隆营驻防。11月4日下午，上司命令该营留下一个排驻守，余部全部撤离朱家村。5日凌晨的枪声，惊醒了24名留守排的士兵，他们仓促应战，有的穿件衬衫，有的只穿短裤，急奔海岸。守军排长喝问：“哪一个！”日本兵不回答，而是俯伏在海滩上。由于沿海缺少屏障，守军就以石护塘为掩护，并挖掘战壕，誓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同时，派出通信兵报告敌情。

凌晨5时，日寇开始行动，出动2架飞机低空盘旋侦察，并

组织多次冲锋，遭到全排士兵的猛烈阻击，日寇伤亡数十人。8时左右，日本飞机开始狂轰滥炸，一排守军与日寇浴血奋战后，只剩下2、3人。

再说这天奉命北撤的王子隆营行至新寺附近，接到通信兵的特急战报，部队停止行进。在是否继续奉命北撤还是阻击敌寇的考验面前，全营连、排长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但王子隆营长力排众议，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命令全营官兵前队改成后队，立即跑步奔向朱家村前沿阵地。到了朱家村，士兵们向村民要来菜油向枪管里灌，并动员百姓疏散到芦柴荡躲避。

在石护塘阵地上，王子隆营长手持两支匣枪，指挥全营官兵用步枪、手榴弹打击日寇，并用了3挺机枪猛烈扫射，打得日寇在海滩上抬不起头来。日寇凭借优势兵力，在飞机和舰艇炮火掩护下，连续3次向阵地发起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双方相持6个小时之久，伤亡惨重。一颗炮弹落在战壕里，守军10余人牺牲。守军扔出一批手榴弹，炸死炸伤多名日本兵。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肉搏战，战斗场面十分壮烈，但阵地依然在守军手里。据当年掩埋这些士兵的朱士林回忆，牺牲的士兵周身血肉模糊，有的肢体残缺不全，有的紧紧抱住日寇不放，掩埋时只好将日本兵放在下面，守军放在上面。全部遗体由村民埋葬在浴血奋战的战壕之中。

王子隆营长进入阵地后，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指挥士兵英勇抗敌。后来左臂中弹，经卫生兵包扎后，仍然坚守阵地，誓与日寇决一死战。一颗炮弹飞入壕中，他不幸腹部受伤，奄奄一息，被抬离战场。由于伤势严重，流血过多，壮烈牺牲于法华镇东市梢升真道院内。

日本侵略军在朱家村一带受到子隆营的猛烈打击，登陆阴谋被粉碎，日舰遂掉头西窜，转张家厓、金山卫登陆入侵金山、奉贤。朱家村63户300余人，由于子隆营长英勇抗击日寇，方才免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

抗战胜利后，胡家桥、法华镇、阮巷三地合并为一个乡。当地村民为了纪念王子隆营长的功德，特将该乡命名为“子隆乡”。每年十月初三，朱家村村民烧锡箔、麦圈等物，公祭王子隆以及数十名抗日志士。王子隆墓原在升真道院东侧，后村

民将其重葬于今法华中学东面老沙港河滩上，坟墓为砖砌水泥墓，木碑上用毛笔字工整地写着“营长王子隆之墓”。解放后，每年清明节，当地群众经常集队来到子隆墓地祭扫。今年清明节前夕，县民政局将王子隆的事迹放入烈士资料陈列室展出，以教育后人，不忘王子隆营长的千秋功绩。

(作者根据《奉贤县志资料》有关材料整理)

向日伪军要枪

蒋永嘉

抗日战争时期，我县活跃着一支由朱亚民同志领导的浦东游击队。随着人民群众的不断觉醒，队伍的逐渐壮大，枪支弹药常常供不应求，除上级支援一部分以外，主要靠自己解决。于是，游击健儿们个个摩拳擦掌，斗智斗勇，创造出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杀敌缴枪的英勇事迹来。

二个手指

游击队员小赵，经半个多月的仔细侦察，发现青村镇上有二个伪军小队长，常常挂着匣子枪到望江楼茶馆里去赌博。于是他常常进出茶馆，或佯装观看赌博，或跟茶客们喝茶聊天，一点也没有惹人注目的样子。一天，他侦察好撤退的路线之后，瞅准时机，在那伪军赌兴正浓之时，出其不意地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往伪军背上猛戳了一下，吼声：“不许动！”同时左手抓住这个伪军的匣子枪，喝道：“举起手来，面朝墙壁站好！”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缴了那伪军的“家伙”。

一把斧头

青村西街有座小石桥，桥面很窄，只容三个人并排而过。游击队员小顾侦察到个别鬼子从街上到驻地必经此桥，而且常有单独行动的时候，他经过仔细观察分析，酝酿了一个大胆的杀敌缴枪方案。一天，他象一般人上街一样，手上挽了个竹篮子，他在篮子里放了一把木匠用的斧头，路人问他斧头带去干什么，他说：“噢！钝得不能用了，带到铁店里去钢一钢（土语，意思是旧铁器淬火加工使之锋利）。他在街上转了二圈，没有机会，快到中午，突然眼前一亮，终于见到了“猎物”，有个

鬼子从小石桥西面过来，他便装作匆匆回家的样子，从小石桥东朝西走去，刚到桥当中，二人擦肩而过，说时迟，那时快，小顾一个急转身，抽出利斧，朝鬼子头上劈了下去，没有击中要害，那鬼子只削去了一只耳朵，砍伤了右肩膀，虽然血流满面，一会儿仍挣扎着逃回了驻地。可是等到鬼子集队追赶时，小顾早已无影无踪了。

二把干石灰

钱桥伪军的据点，虽然临街，但比较落乡（靠近乡村），这种地理位置，便于游击队的进出往来。队员小陈经过几天侦察之后，创造了又一个神话般的缴枪奇迹。一天午后，他在口袋里装了二把干石灰，带上包香烟，走到岗哨门口，（只有一个伪军站岗），先向站岗的伪军递上一支烟，说道：“我有事要见你们李队长”。乘伪军稍不注意时，很快从口袋里掏出干石灰，朝伪军脸上撒去，那家伙顿时捂着眼睛，蹬脚喊娘，还没回过神来，手里的枪早已没有了，等到里面的伪军闻声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游击健儿早已隐蔽在青纱帐里了。

（以上是根据我上小学时顾凤梧老师讲述的内容整理的，人物的真实姓名不详）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顾贵龙

日寇侵华战争期间，到处看到听到在祖国的大地上，日寇屠杀中国人民、奸淫妇女的种种罪行。最使我难忘的一件血淋淋的日寇暴行是：屠杀奉贤县头桥花厅头的朱文彬老先生。

1938年，日寇已经侵占奉贤县奉城镇，那时我是奉城小学的学生。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过奉城杨家屋前的日寇宪兵队门口，亲眼目睹几个日寇在唆使一只狼狗狂咬头桥花厅头的朱文彬老先生，直到把他的肠子拉出来，身体动弹不得为止，日寇们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呢！这惨无人道的一幕，使我永世难忘。

1939年3月25日，一队鬼子兵来到头桥东新市，借口搜捕游击队，当天就枪杀了开袜厂的傅正全；枪伤了理发师宋宝元。

同年7月24日，日寇又进犯头桥东新市，无辜地杀害了当地

居民7人。其中有个叫傅卯根的老人，为躲避鬼子，带着1个儿子与2个孙子钻进灶间的柴禾堆里，不幸被鬼子兵发现，鬼子兵用刺刀乱捅柴禾堆，傅卯根老人及其儿子傅仁官，长孙傅永福都被残酷地刺杀了。唯有老人的小孙子傅永禄（现任东新小学校长）幸免于难。

同年10月15日，日寇从青村港沿路扫荡到奉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高桥镇打油工人茅石郎，因反对鬼子拉夫，被惨杀于奉城西门外。更残酷地是鬼子兵还将奉城的6名群众用铁丝穿肩，一起推入今奉城文化中心东南角的小河浜里活活地把他们淹死。青村港贫农张阿林，亦被鬼子兵连刺数刀后死于这条小河浜。仅在这条小河浜里，先后被鬼子惨杀了数十人。其中一次就被鬼子杀害了13人。故人们把这条小河浜至今犹称“杀人塘”。并树碑立文，对日寇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永志不忘。

日寇暴行，血债累累，人民苦难，水深火热。我家乡同胞，决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纷纷起来反抗。人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淞沪支队对敌斗争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中，看到了前景，鼓舞了信心。在头桥人民的积极支持下，淞沪支队于北宋（今头桥北宋村）设立了抗日部队的革命根据地。他们频繁出击，打击日寇及汉奸部队的嚣张气焰。

1941年1月6日凌晨，淞沪支队由张席珍同志率领一个小分队，袭击了与人民为敌的日寇汉奸武装警察驻扎在头桥范家厅的一个分队部，经过短兵接触，击毙了顽抗的敌分队长，缴获长短枪20枝，俘虏敌军30多名。（其中12名弃暗投明）

同年2月，淞沪支队在朱亚明队长的领导下，奇袭了蔡桥的汉奸部队据点。战斗不到一小时，蔡桥的敌军被缴械投降。毙伤敌人60多名，缴获轻机枪一枝、步枪60余枝。这次奇袭，打乱了日寇阴谋在头桥、蔡桥、东新市各设驻点后，打击我抗日武装的诡计。还有象“界河桥”（今头桥北宋村与南汇县宣桥乡之间的一顶石桥）战斗；朱行埭（北宋村东南的一所大宅）阻击战，淞沪支队都势如破竹，把日、伪军打得晕头转向。从此鬼子、伪军不敢轻举妄动，肆意屠杀中国人民了。

尤其是1944年3月的“北宋突围战”，战斗更加激烈，影响更加深远。这次战斗日寇采用“分进合击”与“铁壁合围”的战略战术。以十倍于我“淞沪支队”的兵力，（敌人有一千多人，我仅一百多人）以三面包围的架势，妄想一举消灭我抗日游击队。结果朱亚明同志以巧妙机动的战略战术：撤退所有的老百姓，冲开日寇在东南方向的薄弱点；击毙日伪军50多名。战果辉煌，大快人心。通过这一战斗，日寇再也不敢轻易下乡骚扰，更不敢轻信汉奸的情报，怕重蹈“北宋”之复辙。这次战斗，大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把它们赶出中国的必胜信念。但是北宋突围战，我淞沪支队40多名优秀的战士遭受了伤亡。代价是十分沉重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期间，我们对为了抗日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居安思危忆抗战

王炳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才26岁，正处在青年时期。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我已是个84岁的高龄老人了。一般说来，老人都是健忘者，可是抗战时期的许多往事，我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抗战初期，上海是主战场之一，敌我双方都调集重兵，投入战斗，经过三个月的浴血奋战，虽然最后我们撤退了，但敌人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战而胜和速战速决的梦想已被打破。在我们一面，用持久战可以打败日寇的战略思想已经树立，这是了不起的巨大收获。

在这三个月里，上海数百万军民，团结奋战，上下一心。我们奉贤既是后方，又是海防前线，第八集团军张发奎将军的司令部就设在南桥。敌人经常派遣汉奸到奉贤各地活动，探听军情，有一次，从东乡解来四个汉奸，他们都是外地人装扮成乞丐。当他们向人询问军队情况时，就引起大家的怀疑。经过

严密审讯，终于查清了真相。其中一个安徽籍的头目，竟通好几国语言。伏法那天，我亲眼目睹这些民族败类的灭亡，真是大快人心。奉贤和上海前线相距仅三四十公里，隆隆炮声，清晰可闻。有一夜，我空军夜袭敌舰，飞过南桥不久，就听到连续不断的爆炸声，还看到冲天的火光。第二天从广播中传来捷报，说我机炸中日寇旗舰“出云号”，大家奔走相告，庆祝胜利。那时我在教育局担任教育委员。下半年开学后，九月份还到东乡去视察一次。看到各学校一切照常，学生出席数并不减少。许多学校在附近挖了防空壕，师生精神饱满，秩序井然。以上种种情况，说明当时我们的民心士气多么高昂。

11月初，情况突变，炮声先从东北方向传来的，不久说奉城落了炮弹，是敌人军舰从杭州湾海面上打来的。第二天南桥西街县政府和南街公共场所都被敌机轰炸。当夜国民党政府向西撤退，奉贤沦陷了！

11月3日早上，我步行至闵行。见有一辆卡车准备开往上海，上面有熟人，我也上车。9时许开车，颛桥一过，刚开到蔷薇新村，扔下一枚燃烧弹，车立刻起火，车子的人，有的被烧死，即使已跳下车的，也有中弹死亡的，受伤的更多。我伏在公路旁，眼见枪弹像雨点那样扫下来，认为自己也难逃此劫了。结果侥幸安然无恙。

以后我徒步走向上海。沿路看到许多被炸毁的各种汽车和炸死的人，有的仰躺在车上，有的俯伏在路旁，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在上海，我曾看到南京大火连烧半月的凄惨情况情景；在苏州河南岸，目睹四行仓库八百孤军死守阵地的悲壮场面。50年过去了，但往事如昨，将永远深印在脑海中。

10个月后，也就是在1938年8月14日，我离开已成孤岛的上海，到大后方去继续参加教育工作，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家乡与骨肉团聚。

回忆过去的悲惨历史，更感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一定要饮水思源，不忘过去！